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五 集部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

宋 陸游 撰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謚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議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宮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

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既笄歸今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琢逮事舅姑左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絜之事非出其手舅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終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潔中度疾已革猶修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兄實朝議大夫直顯謨閣呂公正已之夫人性堅正善持

家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為過嚴至夫人能事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間既稱譽夫人之賢又以知呂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其年七月辛巳疾終於官舍夫人平生奉浮圖氏能信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人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太學生汭洞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蓋推官與夫人善訓督之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錄事參軍王易簡次尚

幼孫男二人曰遲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邊夫人實與威敏夫人為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好甚篤令夫人年逾五十而歿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卒德不惰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移其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既和且恭相夫以正教子以嚴施於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告終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諱佃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師諱寘少師八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興初以蔭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浦江縣尉歷筠州司

法參軍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玉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荆門軍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以慶元元年十月丙寅卒於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少師避建炎之亂益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横溪猶返葬山陰至公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於

縣之豐樂鄉西嶼之原諸孤請銘於公從弟某某則少
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入家塾實知公比他人
為詳公天資頴異數歲能屬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
司解又為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懟有司
治經考古益不少懈為吏窮日夜勤其官未嘗事燕遊
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
山時剗剔蠧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
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别

業在縣歳往來邑中尹為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為動尹顧敬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足以養民諸邑求其比殆未見也旬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即日施行明日孝宗皇帝對輔臣稱公之才丞相王曾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後治事退足迹不履中閾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於壁列案皆簿書終日坐卧其間目閱手披室鋪漏嚴期會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歳

旱公一先事為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為奸五州
之民訖無流殍於是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
於朝會有臨江軍民習儀卿為其奴所殺獄成則謂儀
卿弟宣卿實使之宣卿既服復以寃告凡八移鞫皆然
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宣卿實無使之之迹奴亦
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刑部以為疑言諸朝移
大理寺窮治久自卿以下亦不能與公異宣卿竟不死
公既以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

不復有仕進意甫七十即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媿矣公娶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修職郎監秀州蘆瀝鹽場已卒椿廸功郎臨安府臨安縣主簿棣廸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適廸功郎平江府司户參軍詹騏次女適從政郎監楚州鹽城縣鹽場耿閈孫男焯焯燁煒燠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鹽倉宋安雅餘尚幼銘曰

邅余道兮晚乃逢握使節兮撫困窮發積勸分兮忘歳

函以經决獄兮平反之功人不我知兮道則通歸簗室兮老於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三品兮五等之封植櫝鬱鬱兮起墳崇崇閲百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禽於曾是為曾公別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孫因以國為氏至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安徙義興陽羡縣始為吴人裔孫伸相唐宣宗僖宗故蔣氏益大宋興有堂為仁宗侍

臣之哥執政徽宗初芾相孝宗皆不去陽羡而公之先
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曾祖球贈通奉大夫祖禋父
仔宣教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
詩有奇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通
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成之者期以
間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往侯之甚謹先生喜曰
子誠可教士當務學才不足恃也子於書能博觀而得
要則善如其末也當勉之毋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

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遂舉進士
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官中選歷太平州州
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宣教郎入為太學正會省官添
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為司農寺主簿
召試館職擢秘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秘書郎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遭中散公憂服除起知舒州陛
辭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
糴省運孝宗皇帝大悅曰卿文絶類陸贄省運誠不難

行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逡巡退避久之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鋭於進取者衆得上一語自謂結主知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當上意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上終賢之辭日上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尚能記否舒州待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家貧母老豈得待遠次當除卿行在職事官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膝下然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上益察公静退

乃大悅即有是命改祕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吏部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絕造請諸公貴人以為簡我將假他事出之會熒惑犯氐公因對言氐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災上諭輔臣曰蔣某博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上乃自禁中索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即命除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有容以資淺為言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太子侍讀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出

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絶出流輩已見黜公力主之拔置高等及啟封則吴人衞涇也已而廷對遂為第一十二年二月兼侍講八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公任諫官中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上受内禪收名四方名士舉集於朝其間議論或過為激昂貴近不便之於是妄言方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亦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收

名絶稀公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
已故朝列多闕至有一人兼數職者今獨何取此朝臣
俸禄有限侍從御監郎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禁除百
緡而已假使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
度使俸耳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
數司而收其禀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孰倡此議者
請得其人詰之其言蓋指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贓
吏必坐舉官既屢施行矣有蔣億者以贓坐舉而舉官

獨置不問公劾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芘耳同辠異罰法且由是廢上悅命有司舉行如初詔進士黄光大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其不可且曰臣旣樸愚不長於言人之有言又不能開導以廣言路實有愧焉太史奏日中有黑子公言日象君德豈容陰慝雜之大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宫之私謁宦者之用事下民之困窮皆其應也願陛下仰觀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陰之萌會地震公復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上春秋

寢高或以陟降拜跪為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半年願
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强疲勞毋過燕樂飲酒以
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
無疾而服伐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祖
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而成禮矣上
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為得耳目之體有女冠請於皇
太子妃以久廢上清宫額徙置其居因為住持祝妃本
命女冠入謝禁輿適有他女冠祝中宫本命者同列庭

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為首事聞上取文書毀之初不知有舊額也皇太子皇恐不敢入朝羣臣不知所為公乃抗言徙廢額置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應入宮今當一切禁絶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入而已上悅曰御此奏善處朕子父間矣封以付東宮明日皇太子入謝上歡甚皇太子令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非公慮不及此方是時上以暇日時御佛書閣名其徒入對或自内東門賜肩輿以入故公因以為諫自是遂無

所名士論歸重都下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笞百姓娠婦
至墮胎公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鞫治同時又有故內人
陸靚姬者訴其夫恃為閤門官無故棄逐且據有其貲
公請窮治其人自計下吏詞且窮乃遣人妄訴公曰旦
莫且除簽書樞密矣公叱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士
此兩人者相與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為所笞乃軍妻
公為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帶而
靚姬所訴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章詔遷禮部尚

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母喪解紹熙元年除喪復
還徙寧國府加煥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郡
適遇水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盡
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者萬端然大
指不過廣儲畜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
智何益中外賑其論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樁管通融
賑民葢得請乃行又旋已補足且災傷五分許賑糶方
高宗時已屢著之春秋頒矣常平使者顧劾以為罪或

曰是為其所親報宿怨公盡自言於朝公曰吾初不計
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 公論會
使者名用 公卒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
頹垣壞甃悠然自適讀書旦莫不輟時從其耆老而訓
其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累年排擊不避權
豪至士大夫有以誣得謗傷者輒語同舍曰吏考其人
平日恐不至此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
進之士得以自保而四方賢牧伯皆得究其設施不為

怨仇所採及公治郡善政為一路最所遭乃如此人為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於虖非學問之力疇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致仕遂卒實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戶部尚書汝嘉之孫封碩人五男子綸修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緯宣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承奉郎維將仕郎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溫州湯宋彥進士梁至其婿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

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處州某縣某原以某獲從
公遊屬以銘不敢以哀耄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為君聖意圖回羣才駿奔於時語公爾
朕自知今且巨用欽哉勿違公屹如山卻立弗前曰臣
實愚敢先衆賢帝初不怡久乃太息是予所求忠厚諒
直乃長諫垣乃承御史陳謨諤諤國論所倚一去不復
白首外藩晚躓於讒浩然丘園維始及終進德彌劭勒
銘墓隧萬世是詔

渭南文集卷三十五

渭南文集卷三十六

宋 陸游 撰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申國呂氏自五代至宋歷十二聖常有顯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胄婦姑相傳以德先後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雖甚貧喪祭猶守其舊養上撫下恩意曲盡雖寓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之猶在京

師故第時於庠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方氏嚴州桐廬人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郎大父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歿夫人尚幼事母已為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一女而從事不禄夫人能篤禮孝義哀死字孤為子求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皆訖於成不幸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及祖平通朝籍以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孺

人故祖平每言輒霣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禄養吾親視斯世尚何聊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遂來告某於山陰澤中曰願有述某亦早失先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生則吾子之悲哀某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於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德源山以濲水齧墓趾改卜於舊墓少東二百步實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没時祖平窶不能以柩祔

從事墓乃即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葬焉自改
葬從事諏日奉夫人歸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為承
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鎮江
府曾棐孫男樗年孫女萊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緊女父母皆得職夫人薰陶成厥質
行則尊矣壽胡啬歸柩同穴慰存歿先刻此銘俟卜吉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屏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

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又賢生三子孟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不閱歲必一過予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其衰經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歿矣

得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葬於孝順鄉蟠谷之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病為解乃按從事郎陳君黼狀序次為銘夫人與呂君同邑人曽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㓜孤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如成人大父猶無恙奇之為擇所歸得呂君既嫁事舅姑以孝聞女妹適人傾其嫁時橐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以盡孝厚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為多處事

明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初意不為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言人人歎服其後呂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寢尤宏麗而夫人顧自挹損齊居玩道即東偏汛掃一室蕭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閾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屢勸其歸堂中皆不可然絲枲緘縷之事至老猶自力暇日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惰雖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卧醫藥至皆卻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

語諸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頷之而已神宇泰定超然就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夔徐僑徐禹皆良士孫男四人

銘曰

山盤水紆龜食簭從吉日壬申宅是幽宮表表三子奮繇書詩維夫人之賢有以基之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錤字渙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月壬辰病

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葬君於臨安府西湖佛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父鎡以君之友太學内舍生陳公道原狀請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叙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為銘君家秦之三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静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追封循王謚忠烈配饗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子厚左武大夫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通議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幼而頴異強記好學少

師遇郊祀恩任為承事郎稍長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可識族人以不勝喪為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猶羸甚歷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簽書安豐軍判官廳公事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官承議郎君之為船場人或唁其非勲閥所宜處君謝之曰景迂晁以道先生所甞為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之

邪訖代去不以早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歎譽之晚官藥局尤號閒冷顧無所施其才又素簡儉遠聲色獨以書自娛時屬文辭見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沒後始或見之皆驚其才服其識以為使未死得享中壽其所至詎可量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試禮部見黜不以懟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銓與寒士並進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和

王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郃之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勲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佳哉公子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永年有美樂石可磨鐫百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五世生靖伯邑於石是為石氏之始祖而會稽新昌之石實自青

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為福建路叅議諱邦哲迪功郎温州平陽縣主簿累贈朝奉大夫諱祖仁公之三代也公幼頴異入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爾無恨矣客至侍左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時公尚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予適曾孫公既生

補明州文學調黃州黃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廟歴臨安縣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户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八自廸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毁瘠幾不可識除喪久之乃復居官守家法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贐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却徇公而忘私約已而裕物捐利

而篤義為主簿新城時謹簿書擿吏奸以善其職聞移於潛丞邑民譁於境上曰奈何奪我主簿久乃涕泣辭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醲賞同僚為言君雖怨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因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敢復言獄成真盜財伍人餘破械遣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壯縣

俗喜負氣健鬭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枉後惠文治也於是為政一本於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為一變繕治學宫聚經史豐饍羞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與薦送者二十有三人比他邑為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擴因不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為援者不

報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滯留色浙江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檝歲久不復擇人其𡚁叢出歲有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員察其勤惰以為陞黜且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之津官舊為築舍數十區為待渡之所後輒廢往來有暴衣露葢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屋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今為利而議者惜其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在繼世科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

卒遺稾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郭氏封安人先公一歲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皆舉進士而正大亦嘗至禮部女子子九已嫁者五鄉貢進士郭溪修職郎新邵武軍司户參軍趙善騄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孤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葬於山陰縣謝墅之原以安人祔前葬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聞秩中郎返蒿焄我作銘

賁其墳後百世仰遺芬

方伯謩墓誌銘

伯謩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會事徽宗皇帝出入榮顯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請大夫嘗入尚書省為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其文令行於世伯謩甫所自出曰兵部尚書呂公安老

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謩甫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謹稱入小學與他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為朋儕剖析義理師聞之悚然自失既冠遊鄉校試屢在高等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謩甫年尚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弟因徙家從之於崇安五夫籍谿之上所以薫陶器質涵養德業磨礲浸漬以

至於廣大高明者蓋諸公作成之妙而伯暮甫有以受之也伯暮甫既見朱公即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廢不為進士專以傳道為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頗好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捐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俗異也伯暮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交輒作不

能食者彌月乃巳慶元五年夏病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爲之總髮既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歿得年五十有二娶黄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嫁張銮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葬於武夷山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甚哀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謩甫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初德亨之文豪邁警絶人莫能追及而伯謩甫之作則閑澹簡遠有一唱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於書

自篆籀分隷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講其時世之變與圜方腴瘠之法聽之終日忘倦遺稾數百篇與它著書甚衆丕等方輯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著傷寒括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惟賣藥可為然子孫繼為之有息且欺則不免害人不若不為之愈也大抵伯譽甫多才藝所能輒過人其思慮精詣又若此然在伯譽甫皆不足言故不詳著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為建人武夷山麓鬱

有封樹車過必式曰是為伯誉甫之墓

苗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賡赴告其母夫人之喪於山陰澤中曰賡不天早失先人先人無他子賡於母氏相恃為命稍長娶婦韓賡出游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母氏與婦韓治家事以待賡歸賡雖游不敢甚遠母氏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往往已愈母氏見賡所與諸公議論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

詎有是哉今年六月賔客都下得報母氏有疾賔即日歸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大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於執事賔忍死以須執事忍却乎按狀夫人姓畱氏常山之馬厓人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世為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尚書謝公諤狀其行而內相洪公邁誌其葬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己者輒退自省

曰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凡已嫁時服飾粧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歡如一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賡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夫人教誨之力也是可以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賡也女子子三知武當縣劉錧新知樂安縣劉璹前監太平縣稅韓朴其甥也孫男曰魯孫女長適進士翁時敏餘二尚處卒之歲某月某日葬於清平鄉官檥山祔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史豈無淑人曾莫之紀埋玉於泉孰知貞堅我文尚傳夫人與焉

渭南文集卷三十六

渭南文集卷三十七

宋 陸游 撰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庠士有才足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而不見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人猶未以為憾也至於知之而不盡用之而不極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克見則後世讀其事至於悲傷歎息有不能自已者某自壯

歲客遊四方獲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殆是已公諱郯字知彥和州烏江人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光禄大夫公少用凡待制郤岀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歴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録事參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酒庫所糯米場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淮西轉般倉監登聞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

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積四封至朝議大夫公為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者公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為編修官公府吏素容養習為奸利無所畏忌視掾屬無如也公因事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羣吏縮栗至相語以公白事為憂未幾坐臺評免歸孝宗皇帝受內禪敵猶窺江淮上慨然

思却敵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人材分任兩淮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之粟以儲兵食乃自㧞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倉然初議乃欲槩付以淮西邊事不獨治倉庾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𨻶院丞大府無深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言臣䟽賤歴州縣頗熟民間事令蒙恩使治郡不敢不力惟淮南新被寇兵民㧞徙未還臣當體聖意安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陛下省察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

員琦獻羨緡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
聞訖得免輸俄詔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
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獘
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為
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
且不行何以為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邉隙公密
奏和盟固不足恃然其主孱懦懲向日敗盟之失方幸
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齪齪日事琴奕無遠略可知我

若惑浮言遽動不惟力有未給又激彼使生事朝廷且旰食矣上頗采用其説公因言真為楊楚之衝當城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既得請果以四十有四日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上聞益知公可用代歸入對所陳又合上指乃有武昌之命入辭上慰諭曰卿真州之政不茍鄂上游重地是以委卿卿便宜體此

意到郡有事第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盡力郛為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司咢立異時多縱肆雖幙府僚屬皆下視郡守公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衣冠視瞻甚偉號令設施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強自如縱羣卒入市視民及郡兵有長身中度程者輒敺以往公捕至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訖公去無敢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刄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公

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公呼家人置酒公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刧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尓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妖人吳興居屬邑有詔命捕公求得善捕盜者唐青厚資給之且授以方略遣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奧勢爲私請公弗聽俄獲興以獻及公還朝上首問獲興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即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辠然唐青實盡力賞未償勞敢昧死以爲請蜀士以喪歸遇名盜破舟殺人又欲斵其

棺公厚賞捕之竟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柁
師大言曰今張公在此汝尚敢爾邪歲大疫公為之營
醫藥以全否為醫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轄民家一牛
死貸錢三萬以買犢治聲聞於行在及使江東公言部
中旱饒南康尤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
且兩月請先馳至部議所以賑卹者又條上其事甚悉
上皆從其請事略定乃入對且以聞上惻然曰何以使
吾民得食至麥熟邪公又具以計畫對上勞勉遣行會

詔諸路諸郡陳事之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飢民流去
年渡江而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
枕籍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私負甚厲
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椕馬棚鑄錢幣未見其利
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主之者施
行方力而公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公
略不為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可者又
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池州守相附結排公賴

上素知公譖不得行歲滿請奉祠而歸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仲兄祕閣公祁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直孝嚴寓家蕭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為一變門當吳越大道有病於旅死於行公以私財療治斂瘞之無遺力歲惡飢民爭歸公公為設食不可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閒無事時出門尚羊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遥見稽首祝之曰願吾父

壽百千歲為窮民歸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晨闢户有方外士二人来謁公接之如平時將食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食家人請命醫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步回視之奄然逝矣享年八十有七娶余氏進士芾之女封恭人贈碩人先公三年卒諸孤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奉公之喪與碩人合葬於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山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録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

司幹辦公事孝叔孝季未官而卒孝稱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孝聞從事郎新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袋鹽女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也其二早卒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即之能之孫女十有五人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待制稍顯榮然皆不得盡行其志祕閣之子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起家出入朝廷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臣亦未四十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識者

謂天啚其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德在人其後亦當大今尚書公忠孝文武方極柄用公既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且繼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為驗某生晚不及拜待制之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公於武昌公又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故也時方葺南樓公朝夕名與燕飲慨然語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之子之來造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客皆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

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邪用是不敢辭

銘曰

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稅若時張公表

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大治抱負

萬億出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讒躓言歸江濱風雨財

蔽聃然耄期化被閭里天其知我報在孚子教忠之榮

四品告第尚有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季嘉墓誌銘

予自尚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不識面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敢與通惟兩人曰山陰張君橐會稽王君時會相從驩然如故交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於官王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别予悵然語之曰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毋以用舍媿初心敗晚節君曰自我志也及見除書從天官銓調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是時大臣多知君賢近臣或奏疏薦君而揚歴久且嘗為邑以最聞近比當得美

官君一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才當考寔不宜以近似斥善士已而迂道來過予喜津津見眉宇曰某於是粗能不負公所期矣予作而畣曰僕不失言足下不失已皆可賀也及卒予聞訃歎驚爲朝廷惜此一士亦竊喜君仕雖躓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叙而銘之君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起大父元發皆布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至宣教郎君自少時事親孝事兄悌處鄉里學校從師擇友甚嚴言語舉動忠

敬有法與兄時叙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自台州司户參軍歷袁州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知紹興府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廸功郎七遷至朝散郎賜緋魚袋初魏惠憲王判名州累年君移書丞相史魏公言
國家早建儲宫以定天下之本而魏王僻藩在外天下皆以為當然者父子異宫天下為家東藩之守猶異宫也然父子兄弟之情終若有間雖曲加恩禮豈若用故事使得日奉朝謁外庭濟濟示天下以公内庭熙熙從

家人之樂哉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愷言不果行觀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天下必有大過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也會稽歲霖潦郡方督巳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力爭守為之奪氣民賴以紓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伍以察不孝不悌惰游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永阜陵吏按舊比抱文擻如山環案立君徐視去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民而給錢粟與為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

事悉集君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予所
書特其章章可備史官之求者若廉於貨財簡於自奉
不納妄餽不受羨俸此在君為不足言故皆畧之君鋭
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
文辭簡古尤喜為詩與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楊廷秀倡
酬諸公皆推之有泰菴存槀三十卷病已亟猶強起拱
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
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申也娶楊氏封安人

淑柔孝恭晚益好靜安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
君一歲卒男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
生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郎沈顥
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頴幼尚處孫男五人與點與回
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皆尚處諸孤將以十二月甲
午奉君及安人之柩合葬於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雋偉天所授早篤於學晚益富年過六十是亦壽
道悠運促志弗究子孫森然敏而秀如芝在庭驥在廐

築丘植檟日高茂盛德表表宜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為大君諱允德字廸之會稽剡人梁開平中分剡為新昌君之籍在焉為新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為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為聞人而石氏益為名家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為賢長者至君繼以好學謹行事後母至孝舉鄉進士亦每在選中然卒不遇以

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否則不義而富者也否則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售僞以取名譽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爲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庶幾於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歟君又能繼之而滋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孑立而君乃生四子皆不

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君薄於自奉厚於賔友所居財蔽風雨而作東園有大堂方池為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奕棋投壺或終日迺休平居尤樂施惠嘗棊不舉之喪遺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晝問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昭將終為之而君又歿提刑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虖悲夫君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九娶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

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户參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葬君於仙桂鄉大姥山之原實祔大墓來請銘銘曰

惟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躓報不在身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吳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為薦紳士大夫父某有學行為進士母劉氏同郡户部侍郎劉公岑之

女劉公葢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行既笄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黄君齊黄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以殁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里中多稱之遇疾雖篤不亂起坐盥櫛正衣冠乃殁其殁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已未享年六十七上距黄君捐館舍三十六年初葬以嘉泰二年十月壬午實祔黄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綨四孫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予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先

從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絪又予從子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黄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
生苕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孫嶷嶷葬得銘永弗毁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尚書諱瑀之子尚書鄉里世次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容有得古斂於武夷山中以獻尚書已而君生遂以斂命之幼讀

書記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為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尚書以給事中勸講邇英殿敷繹古義開廣上聽以濟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槩聞其說輒歎息而已一夕夢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告尚書尚書悲慨為賦詩他日以示中書舍人傅公崧卿傅公抱負大節常思捐肝腦死國家與尚書尤厚讀詩感欷曰忠義出天資非勉強可至吾輩老矣使後生皆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尚何慮讐恥之不雪哉十年以宗祀恩授右承務郎久之不調

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嘗以問尚書君尤不謂可凡再為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路安撫司屬官尚書壽終君哀慕過人除喪監通州金沙鹽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羅織獄士大夫株連被禍者袂相屬也廉得尚書所著論語說摘近似語以為訕禍且叵測母夫人憂懼不知所為君侍左右無俄頃捨去且慰解言先人逮事三朝上所眷禮必且蒙矜宥願母戚戚母夫人賴以少安君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

平日同時得罪莫得與比蓋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所料久之起家為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時李莊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曰吾先友也且兒時蒙公知得一見死不恨亟謁告往迓兼程抵江州則李公至蘄州薨矣君弔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遭內艱除喪監建康府榷貨務乾道元年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通直郎明年五月庚申葬於番陽縣鑒山之原夫人臨川黃氏吏部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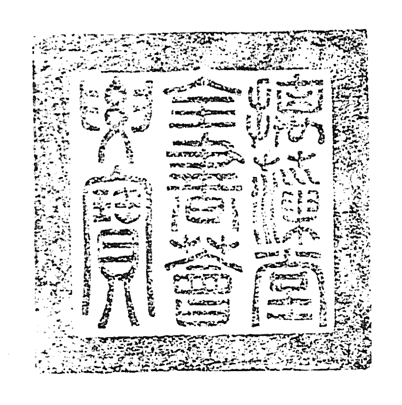
李夲之女六男子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郎户部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内舍生充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名有初有大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庭掞次適黄州黄岡縣尉臧誨一孫莅始予自蜀名歸出為江南西路常平使者進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為贄卓然有元和遺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見於臨安程君已入太學更名有徽字晦之才名動一時即君第

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不獲以衰病辭銘曰

古士奚學惟忠曁孝君雖不試志弼名教中蹈嶮巇凛

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是傚

渭南文集卷三十七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謄録貢生臣孟啓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三十八 三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渭南文集卷三十八

宋 陸游 撰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其先為邠寧望族世以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舜民為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太中大夫也諱居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下詔

求言太中時為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歎以為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奏疏次第之置奸黨上等特降官銜替永不許改官數年遂卒於沉廢後以子仕登朝累贈至今官實生朝請大夫通判永州事諱適則公之考也亦累贈至中奉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岳少保飛為之屬身先將士屢與金兵鏖戰走其名王大酋策功進官方慨然以功名自許會朝廷與虜和中奉去幙府調知岳州巴陵縣有

異政久之佐永州以殁識者爲用不究其才後當有興者公始以郊祀恩入官調贛州會昌縣主簿未幾以材選攝事興國丞信豐令皆閲歲會昌與梅州比境梅移文捕逃卒卒已亡去廵檢司乃發卒圍其所親李杞舍杞雄其鄉以爲恥詬聚謀亂令托辭委縣去以印屬公公不爲動械廵檢卒繫獄親爲檄諭杞以禍福杞皇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訟久不決公察其婦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信豐俗悍輸賦率不以時吏亦以此

擾之至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即以民拒官為言公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憩僧廬中以善言招其鄉之為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税賦豈可終負然已失時姑使吾得十二籍手若何皆踊躍而去更相告即日皆集如約公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太守洪公邁異其能方薦於朝而忌者間之於部使者遂止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為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同處之卒

及牧羊兒為證既繫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冤他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立庭中出兒問孰為殺老卒者懵無以對乃入白州請揭厚賞募告真盜不閱日獲之則卒王青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即日釋義子去湘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為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語之曰兹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因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而非疾

也方愕眎兄與里正及隣人共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謂決不死令乃知死矣因稱寃不已公亟呼其兄與對兄情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終不言賞府帥林公栗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人揣知之有榜於州治門言提轄官者為帥謀將稱兵林公怒闔門徧呼吏卒驗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親詰不服乃以付僉廳苛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即僉廳鞫問公寛之而諭使以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轄官橫

甚為所患苦之狀度不可訴故出下策為此榜以為不及帥則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問於六局兵人言同公乃白帥且求寛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凡十餘進力争曰帥所以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令得其情而失信則有司自是不復可鞫獄矣争至莫林公亦悟黥隷嶺外而已民有訴一寃死而十年不見理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閲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鬭毆非震也公曰辠固

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令當從末減馬公強果自信下吏莫敢與爭公獨不為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勘某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者兩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口無一遺者馬公始亦疑因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大歎服自謂不逮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攝縣及府從事者凡再閱歲紹熙中武陵大水犯縣城不没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攝縣亟命實

土於布囊以窒門俄而水定乃設方略募舟救民且親載粟户給之泥行露宿無所憚蠲閣賦輸一切必以實吏不得一搖手民忘其災縣三里港灌溉甚廣久弗治數遇枯旱公為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塘無遺利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奉新縣縣有營田征賦比他為最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鬻於民履畝取稅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緡錢其低昂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屢以病告不見聽

公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帥張公杓來是公言始
奏蠲之戶千有九十皆若吏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興
除利害勸農桑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
以其事論薦於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主管官
告院進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方公在朝子右史舍人
翺翔三館俄擢從班父子相望於班列中客至門見公
便坐從容誾國朝故事前輩履行後生所未聞者人人
饜足退而見舍人碩大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為國光華

史冊所載殆無以進焉而公了不以自滿方勤其官如仕州縣時文思院火告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得告身公時在告院建言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紓目前從之藥局舊隷太府積奸弊至衆公日夜窮極弊原髮櫛而縷析之都人無貴賤皆得善藥方擢寘要官而近比戹於朱為郡公亦小疾思彷徉外藩力請去乃知嘉興府中貴人藍氏殖產於崇德縣名田過制而役不及有鍾淳者糾之藍迫期去產以規免官吏欲許之公判

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藍又白腳必如法乃可一郡稱快故人子乘舟方醉縱從者與將官朱樗年忿爭交訴於府公察故人子不直治其從者不少貸民張瑨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其兄止之復悖兄以告官公為逐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瑨為兄弟夫婦父子如初其為政有古循吏風類如此且摘發隱伏照了如神良民雖相與化服而奸豪之讒作矣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公怡然命駕去郡人錢

公孜鄉之老成人甞以書抵其舅婁公機曰張公廉直有守近時鮮及今乃遽去此無他吾鄉士民福薄耳歸過國門右史方請外乃艤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右史被命使金國右史將懇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不可辭我留此待汝自薊門回乃偕去未晚也遂寓錢塘門外張氏園圃再旬右史既渡淮而北公女孫醜老生十歲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甚愛之朝莫親撫視因亦感疾比其夭家人不敢告而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偕逝矣

遂卒享年六十有四上始聞公疾革以子方遠使加直祕閣葢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朝奉大夫賜緋魚袋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通直懿胄之女封恭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祖苦學得心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兼實録院檢討官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學教授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趙汝鍔三孫烜煋舉進士幼未名公資磊落慨疎與人交洞然無城府而黙

察其賢否邪正無能遯者善則稱之不遺餘力不善則
苦言規之雖愠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去秦生公於襄
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官五十年先疇之外不增一壟比
右史奉公喪歸至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史卜以開
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於袁州宜春縣歸化鄉宜化里
大富嶺趙家衝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屬某為銘某
與舍人同為史官因得從公遊義不可以耄疾辭銘曰
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英彭原綿綿獨

處不遷至太中公得譴以忠中奉履蹈有功兵間傳家禾興益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而躓是生記注麟儀鳳翥父子在廷國有典刑子聘於幽公逝不畱上聞歎息加錫祕職生誰不終貴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為豫章都尉葬於吳胥屛亭始為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玩生始始生萬載萬載生子真子真生惠澈惠澈生閑閑生皃皃生丘

公丘公生探探生山仁山仁生玄之玄之生元生元生

生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為戸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遷德遷徇居吳遭唐季

之亂始徙家撫州之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

處士諱戩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諱賀配曰孺人

饒氏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氏從

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頴異端

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

長者意表與季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以年均抑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礲浸灌甚至十三學為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微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貶以為不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閔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不可雖名儒顯人為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象山晚為朝士

陸陸百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之窮葢將退耕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泰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於某鄉之福林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三洽濬浹洽篤於養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雋才而器度淵粹可喜浹方就學女五項𪏆朱日邁鄧文子其壻也皆良士餘二尚處先生葬日迫幽隧之銘未刻既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晁君百談之狀來

請銘某以既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游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焉連三年請益勤乃叙而銘之銘曰

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吳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世八九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為士兮後乃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既久産杞梓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擯斥異端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畱使耄齒兮伯章之志在其子兮

我銘於隧亦以誄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衎朝奉郎祖諱詵左朝散大夫皆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見左朝請郎贈金紫光禄大夫妣尚氏贈鄴郡夫人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州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光禄與弟秦公諱利建皆世以進士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諱必大成童俱入

家塾學行修立俱以世科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學宏詞如其志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司户參軍適歲旱盜起分宜尉巡檢捕之皆不能獲安撫龔公茂良聞公至名問計公曰此皆飢民羣聚僨粟以自活耳桀黠為之倡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公乃檄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豪授之策俾擒致盜首於是盜盡得坐誅者二人而已龔

公復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至屬邑流民坌集公日夜行視凡累月全活鉅萬諸司共薦於朝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論奏合上指諭以將襃用遂改宣教郎知建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有餘民柏氏夜被盜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公物色求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既至倒奩出之因聞其聲即引服淨梵寺有盜夜斲闗入既獲公察其非盜挺出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以公為故出訴之郡郡方以他

事怒公即逮所縱囚繫鞫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
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
猶久不決御史聞之奏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言邑賦
色目極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預借苟
逭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於轉運司得稍朘
邑賴以蘓鄉校久不治公凡可以補獘起仆者一切為
之甫滿秩詔赴都堂審察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
會盗公參知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陛辭所陳又合指命

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桒并究鼓鑄利害先是同安宿松兩監歳鑄鐵錢三十萬緡言者以為擾既損其半而監亦遽廢亟復會歳薦飢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郡乃知地産鐵炭民以不售為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而為盜故當飢歳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宜詔命復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有術公私皆便又奏自昔鼓鑄未始敎以鉛止因議者謂入鉛之錢不可為兵始殽鉛以鑄臣嘗親視之鉛之精者為飛煙其滓惡

下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為用亦嘗以入鉛不入鉛錢較其堅脆及治為兵初無異徒使處信兩州歲歲輓運謂宜廢夾鉛之制又奏郡歲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倚辦於常賦不足則取征榷之贏以補之乾道間守臣偶以羨餘為民代輸租稅一年而來者因踵為例會征榷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趣辦於坊渡二十九所令諸場舊餘鐵炭及民所貸錢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為鑄本可歲得三萬緡代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

利也事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於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城北以禦瀦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爲膏腴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公自捐俸爲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流旁則爲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令丞視之得實圖上於州公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

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無盡時徙知贛州過闕上諭曰聞贛兵悍驕死徙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尚循故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軍州事苟有過臣自當臨幾應變不敢勞聖慮上喜明日語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謂益公也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也入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日部肆其子弟選補軍額初不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

其率意力止之且微諭以上指錢驚謝然意不悅乃漏公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訴公徐曉之如所以告卓辭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讙者章貢二水來自郡南夾城東西流皆有浮梁以濟而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溺公始作南橋又治道路以石易甓最數百丈興國縣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而易壞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徐田陂其渠瀕江數決將

徙渠則地主不可將徙陂而下則柘陂居下流懼為已害復不可交訟於公公諭徐田民買地鑿渠倍讐其直柘陂民遂皤然無靳色不三日渠城溉田三百餘頃民大感悅江自陂而下避礙析為兩支其一掠縣壖而去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聞公修渠以利民乃遮道自言公為相水之衝為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像祠於玉虹橋側歲時奉牲酒秪令不懈舊法没官之産以畀民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鬻田以價充糴本公

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除新令光宗皇帝從之因并行於諸路池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不能容士病之會闕守公兼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於門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以為公之賜言者訹於間言誣玉山之役以為擾罷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上章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公歸志巳決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

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疎益公薨公哭之慟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一月旦感疾不起享年八十一娶向氏文簡公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縱蚤夭綱今為修職郎前潭州醴陵主簿一女適進士胡榆孫男二人頌頴皆將仕郎孫女一人尚幼恭人之歿也葬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祔大墓之東至是乃以十二月庚申奉公柩合葬焉惟公仕自迪功郎積遷至奉直大夫爵管城縣開國男服三品公孝友最篤歸自龍舒築第

於永和鎮聚族共爨弟姪蚤世育其孤如已子伯氏宜春守出妾之子世修流落贛境公訪得之為治產築室於永豐蓋伯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鄭人有寓旁近者皆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方家居時前後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公安否公應之泊然益公屢推恩數以貤公亦辭不受善屬文尤長於詩孝宗皇帝嘗訪當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簡首稱公敷文閣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之美晚取莊周

息黟補劓之説名其堂曰棄成因以自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出公筆既葬綱以朝奉大夫新知真州郭君贇之狀來求銘某與益公定交五十年且嘗遇公於臨川適重九日同集擬峴臺風度話言尚可想也而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情好厚矣銘其敢辭銘曰

仕不為不逢人不以為通年不為不究人不以為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業其丘利爾後之人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永新人曽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其里中父才字子明尤以賢著聞敬其里之長老而教其子弟環數縣從之決曲直雖所不與亦皆厭服往往内省而徙義為善士矣二男五女獨奇夫人以為吾門亦將賴焉及少長女工婦儀未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笄歸英臣君舅南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君姑不幸早没二長子亦不

得年冢婦嫠居悲傷齋居不能與賓祭事亞婦又父母奪志獨夫人佐英臣仰事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慶吊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英臣隱操達識見於楊公廷秀誌銘先夫人十五年捐館舍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皆得用其力於學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起家也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為大縣文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之賢夫人母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

手終身不少怠又請於朝得封卒如子明之言夫人以宣和五年五月某日生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廬陵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子男四人長即琳也宣教郎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杲揚烈揚暉皆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叙浦縣主簿張履免解進士曾需二女及履皆已卒孫男八人齋之彬之勝之濛之得之沖之隆之豊之嘗試吏部孫女九人壻則迪功郎新道州江華縣主簿張淵進

士左利見戴元崇曾克寛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曾克愿利見克寛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人尚幼琳予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予於山陰澤中以臨安府府學教授危君積之狀來求銘予年八十三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也而行則士耄也而志不惰敏而好修静以寡過持身如畏趍義則果我銘之悲維以代些

渭南文集卷三十八